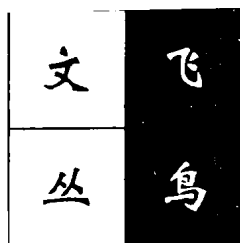


火 娇

陈
红
胜





陈红胜 著

火 娇

长篇小说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火娇/陈红胜著. (飞鸟文丛/汪兆骞主编)

北京: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 1998.9

ISBN 7-80105-625-6 I. 火...

II. 陈... III. 长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1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8) 第 48325 号

◎ 火娇

主 编	汪兆骞
著 者	陈红胜
策划编辑	夏子华
责任编辑	李正堂
封面设计	刘鹏飞
版式设计	李之章
责任校对	冷会冰

出 版	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发 行	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经 销	新华书店发行所
排 版	北京通州区图文印刷厂
印 刷	北京通州区图文印刷厂
装 订	北京通州区图文印刷厂
开 本	850 × 1168 毫米 32 开 7.375 印张 177 千字

版 次	1998 年 9 月北京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印 数	0001-4000
书 号	ISBN 7-80105-625-6/G·202
定 价	22.00 元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发行

北京安定门内大街 40 号 邮编: 100009

电话: 64010831 64010840



陈红胜，笔名东江月，广东化州人，1940年生。1960年8月起从事教育工作。1984年11月起从事文化工作。公务之余从事文学创作及民间文艺研究，先后单独或与人合作编著出版诗文集十多本，其中代表作有中短篇小说集《春情秋爱》、散文集《秋思》、诗歌集《母亲的爱》。小说、散文、诗歌作品多次获全国、省、市级各种征文奖。现为全国文化艺术界联合研究会、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、广东省作家协会、广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等多家协会会员。现任化州市政协副主席、文化局局长等职。其传略入编《中国当代文艺家辞典》、《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》、《中国专家大辞典》、《世界华人文学艺术界名人录》等大型辞书。

内容简介

从五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，这是中国大地斗争、磨难、变幻、改革时期，本小说女主人公阮火娇，正是生长在这一时期的典型人物。她是个野种，却生得天仙般美，娇滴滴，火辣辣。她自小受凌辱，也获爱抚，坏人和好人都给她灵与肉留下深深的烙印。她图复仇，图自强，在与命运的抗争中挣脱了假丑恶，寻到了真善美。事业、爱情、亲情、仇恨交织在一起，由她拼搏追求，创造了辉煌，奉献了青春。一个被蹂躏的女人，利用女人的优势展示了人生的价值。本小说直面社会，直面人生；百态五味、情欲性爱、风土民俗，均还其本来面目；笔墨痛快淋漓，而又弘扬主旋律。人物形象鲜明感人，故事情节自然生动。语言朴实流畅，独具个人风格与乡土特色，值得一读。

那是公元 1959 年农历中秋节之夜。尽管是灾年，秋风瑟瑟，但天上还是明月高悬，碧空如洗，大地若披银纱，水中静影沉璧，小虫唧唧，夜鹤孤啼。夜静，夜美。

一阵阵女人的呻吟静与动的交织，生与死的拼搏，一个女娃从母亲的两腿间呱呱坠地。这是鉴水之畔龙山村边的一间生产队的茅棚里，女人和血和稻草和蚊子一起搏动；娃儿的哭声与几声凄厉的狗吠叩动多少村民的梦……

娃儿的啼声，被家在茅棚附近的黄玉英二婶听得清清楚楚。她是龙山村有名有声的寡妇，年刚过四十，却连着嫁了四嫁才嫁到这龙山村，前四嫁都没有留下什么血种根苗，唯这第五嫁才留下个猴娃，是白花男丁。夫妻高兴得要命。人家说她是克夫命。去年初，她的第五任丈夫阮老贵患肝炎水肿，又像前几任那样，去阎王那里报了到。她也想去，但不知为什么，终究走不了，算是命苦命大。她决定不再改嫁，带大这年仅四岁的孩子，尽母亲的天职就是了。她是个泼辣女人，却又是村中第一个好女人。她泼辣，谁也敢骂，男人骂得的粗言秽语她照样骂得。抖抖裤头便将口水向她的进攻目标喷过去。她是好人，谁家有难她会叹息，流泪，自家吃半口也要让人家吃一口。自然，人家的东西她也敢毫不客气地吃。她信神信鬼，尽管家里穷，也要常买香、纸到庙里烧；拜木头、拜石头，拜天拜地拜鬼神。因此大家都叫她拜天

婶。

再说这中秋之夜，拜天婶带孩子用粗糠捏成的饼拜月，拜得很久很久，刚睡下便听到了娃儿惊天动地的啼声。她的儿子入梦乡了。她便寻着啼声来到茅棚。那茅棚里的女人觉知有谁来了，慌忙撇下那团还哭着的血肉，拖着一身血火，小偷般逃跑。拜天婶眼快心明，知道那下野种的女人是她平时颇熟悉的“麦姑娘”。她轻轻地骂了一声“妈的”，接着将稻草上啼哭着的婴儿抱起，撩起衫来将这团活肉裹着，抱回家去，样子像偷了别人的一只剥皮猫。

第二天，龙山村便传出新闻，说寡妇拜天婶捡了野种，是个美女胎。也有人说，这野种是拜天婶肚里下的，丈夫死了，她勾引男人云云。

黄玉英不管别人说长道短，不要名，不要利，谁她妈的敢当面指责她，她便回报谁一顿臭骂，骂得你祖宗三代抬不起头，反正她添了个女儿，多了个骨肉。她给娃儿喂山芋糊，有时也喂点米糊。有时没什么喂，娃儿哭了，她就解开衣襟，抽出还颇丰满却没奶水的肉团，将红红的奶嘴塞进娃儿的口里，让娃儿没命地吸吮。她痒痒的，但却滴下泪，一滴滴滴到娃儿的脸上、嘴里。她给娃儿起名火娇，火辣辣，娇滴滴，长大能像她。她丈夫姓阮，自然女儿也得姓阮。为了养活儿子、女儿，她自是比往日丈夫在时勤快，每天都带着有点呆呆的儿子阿保，背着娇滴滴的女儿火娇出外采野菜，挖红薯，挖山芋，或到田间小溪摸鱼捉虾，有时还捉蛙捉蛇。什么都可以吃。公社发救济粮，她拚着命去要。她缠着管救济的年纪轻轻的民政助理刘镇德，死活硬要。刘助理为人正直，心慈手软，他去到那里她缠到那里，直缠到她手上拿到救济粮指标的批条才罢休。

在那灾荒年月，一个女人要养活自己已不容易，要养活三口

就更不容易了。但毕竟天无绝人之路，地有滋养万物之德。代表政府的公社带领百姓生产、生活。黄玉英像母鸡一样带领着、呵护着孩子，在命运的拚搏中生存……

阮火娇在哭喊中逐渐长大。

阮火娇在母亲和哥哥的爱抚中长大。

阮火娇，当她有机会上小学的时候，她从堂叔阮广达的口里，得知自己是个野种，她不信，她争辩。但妈妈叫她不要和人家争，妈妈说：“世上的人都是从木里爆出来的，水里流出来的，火里烧出来的，血里浸出来的，孩子，你记住：天地是你父母亲。”

阮火娇八岁了。那些岁月中国正在大乱，革文化的命，大字报，红标语，红袖章，红旗帜，红海洋，唇枪舌剑，真枪实弹。大、中、小学也不例外，一片混乱。

在血与火中成长的阮火娇，长得如嫩叶娇花，白皮白肉，玲珑剔透。那对黑眼珠，晶莹灵活，闪闪动人。她小小年纪就像个懂事的姑娘。她对母亲好，对哥哥好，对同学好，对村中叔叔婶婶阿伯好。她对谁都爱笑，这是天生丽质的笑，笑起来就像一朵娇艳的小花，天真无邪，人见人爱。

“这个女，将来会引疯好些男人的。”堂叔父阮广达说。

“我一把屎一把尿将她拉扯大，就是要她长成美人儿哩！”拜天婶说。

一天，下着细雨。阮火娇到地里拾野菜，一个擎着一柄雨伞的黑衣老者见了她，让她站定给自己瞅。老者左瞅右瞅，竟吟了四句诗，云：

“细雨鱼儿出，微风燕子斜；空来空也去，无嗟也要嗟。”

火娇听得不明不白，以为那老者骂她。她向老者呸了一口口水，老者也不发怒，狂笑着走了。

二

龙山村，数百口人的村子，在鉴水县境算不上一号村庄，但也颇有名气，因为它西靠紫荆山，东临鉴水河，山清水秀。地理先生说是块风水宝地，历史上就曾出过一名进士、一名知州，也出过一名横行四方的山大王。有人说，龙山村的瑞气来自紫荆山，紫荆山是入颈龙的龙头，故又称龙头山。山不高，百数亩，颇具气势。山上原长着好些紫荆树，每当开花季节，满眼是红云，是紫雪，蜂喧蝶舞，鸟雀欢歌，好个美景所在。那些年月学大寨，开山劈岭造梯田，移山愚公愚妇们上山安营扎寨，砍树斩花，平了紫荆，种了水稻。但天干地旱，有种无收。又加上革文化命的造反派占山为王，挖战壕，修工事，打派仗，搞得乌烟瘴气，龙头山变成了荒山，连鸟雀也不愿飞来了。至于鉴水河，本来可以行大船，也可捕鱼，但因多年来泥沙淤积，河床逐年增高，河堤长期失修，每年农历端午节前后龙舟水来，鉴水暴涨，两岸往往有缺堤危险。沿江百姓每到这季节，既爱敲锣打鼓下河划龙船，又不得不提心吊胆敲锣打鼓守江堤。不过龙山村得天独厚，有紫荆山作后盾，村民胆子自然大些。

公元 1976 年夏收前，连日暴雨，鉴水河暴涨，像万马奔腾，黄浪滚滚，涛声咆哮。这两天雨脚稍停，是夜已是星光闪闪，无风无雨。鉴水县文艺宣传队来演出，地点在龙山村小学广场。父老乡亲大大小小都被赶来看演出、受教育。节目以阶级斗争为纲，除了冲冲杀杀的歌舞、斗口词之类的东西外，还演《龙江

颂》选场，江水英顶天立地正唱得声嘶力竭，突然有人喊：“塌江堤啦！塌江堤啦！”接着是接连不断的报警铃声，嘭嘭嘭嘭……

戏场乱了套。大家呼爹喊娘。人们向紫荆山跑。

洪水如猛兽，在离龙山村仅三里远的江堤凹口处咬开缺口，汹涌澎湃地冲过去，横扫千军如卷席，沿江十余个大小村庄和田野顿时变成水乡泽国。县城及海军某部派来的船只，正在日夜抢救灾民，打捞物品，有点象撒网、下钓捕鱼。

紫荆山和这一带几个馒头山全变成了灾民的避难所，人群像蜜蜂，乱哄哄的。政府派船派飞机送来、扔下救济饼干、衣物。有些俏皮后生说：“受灾比不受灾强，不受灾还不知粮食在哪里，如今受了灾，倒有吃有穿。”老人们便指着这些后生骂：“喝你奶奶的西北风去！”

再说那一晚鉴水塌堤，拜天二婶也和呆儿子阿保及女儿火娇一块看《龙江颂》。听说水冲来了，她便一手拉着儿子跑，待她回过头来拉女儿时，却不见了人。火娇被冲散了。“火娇！火娇！”天黑、水猛、山沉，二婶喊破了喉咙也找不见女儿。莫不是火娇让洪水吞了？天啊，可怜女！

火娇未死，吉人自有天相。原来在慌乱中，她被谁狠狠地推了一把，接着又被谁蹬了一脚。她跌倒在地，但她不哭，爬起来跟着人们跑。这时有个提着一盏大马灯的人向她伸出温暖的手，拉着她走。到了紫荆山一堆乱石上，她才发觉和她在一起的全是县里来的宣传队的人员。她又高兴又害怕。宣传队的大哥大姐都很好，学习毛泽东思想学到家，很是关心她，问她叫什么名字，那条村人，给她吃，给她穿，教她唱，教她跳。她说要找母亲，但宣传队的同胞说现在很难找，一来天黑山沉，二来人多人乱，三来水涨怕出事。

火娇会唱歌，声很响亮，很甜美。她在学校就学会唱“我家的表叔，数不尽……”等戏曲，唱歌唱戏都得老师同学赞。如今在宣传队大哥哥大姐姐面前，她也唱得毫不逊色。宣传队队长马风像发现了新大陆，高兴得一把将火娇拉过来说：“你是颗夜明珠，你是株山茶花，你太美了。你今年多大年纪了？”

“快十七岁了吧！”火娇答。

“你想不想学戏？”马队长问。

“想！我喜欢样板戏。”

“你参加我们宣传队好不好？”

“好呀！我巴不得哩！”

大家鼓掌欢迎。一阵唱，一阵跳，一阵笑。一盏大马灯黄亮黄亮，这里是另一个世界。

第二天一早黄玉英二婶找到了女儿。她听说女儿要参加县里的宣传队、吃国家饭，高兴得流出了激动的泪。她说：“孩子，我当爸又当妈，养你十几个年头，供你念上初中，也算对得起你了。你如今要飞了，可别忘了你哥哥，有空回来看看他。”阿保呆头呆脑说：“娇娇，我也跟你去唱戏。”

火娇眼里涔着晶莹的泪珠。

县文艺宣传队要回县城了。一只插着红旗的大船来接他们回去。

马队长一手拉着美人儿阮火娇上船。船鸣着汽笛，乘风破浪，向着县城的方向驶去……

那是几天前的事了。

连日来，雨停天朗，鉴江水渐渐退却，村庄、田野渐渐显露出伤痕累累的面容。政府救灾的队伍和当地的村民百姓一块齐唱起语录歌：“下定决心，不怕牺牲，排除万难，去争取胜利！”

三

鉴水县文艺宣传队队长马风，年方十九，眉清目秀，一表人材，说话声音哄亮，常侃侃而谈，不愧为宣传能手。他父亲马而芝，是县革委会副主任、小学教员出身，二十岁便娶妻养儿，情场官场都吃得开。马主任靠写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心得体会文章起家，大报大刊的社论、短评、长文，一到他的手便能融会贯通，由他炮制，三几天便能出笼一篇惊天动地的文章。他分管宣传工作，样样得心应手。父子俩成了宣传战线的风云人物。

马风率队离开紫荆山返回县城半个月后，便带着相处颇熟的新队员阮火娇回他家，见见双亲。马家住所在县革委大院小东园单座二楼，二厅三房，颇为宽敞。厅内陈列着马恩列斯毛著作，毛主席像章，忠字品，宣传画。红彤彤，金闪闪。其他物品，不甚奢华，家具不多，也没玩物，连花也没一盆。显出主人的思想高度和朴素作风。

阮火娇第一次进官家，一切觉得陌生，心里带着恐惧，不知坐好还是站好，不知笑好还是默不作声好。

“妈！这是我们宣传队的新花阮火娇，声音很甜。火娇！你笑笑，模样也很甜。妈！你看！”马风忘乎所以地向母亲林翠介绍。

“哟！多俊的姑娘！真像一朵玫瑰花。”林翠说话声音比儿子还悦耳。她是个小学教师，三十五岁，白皮白肉，一头秀发，一双黑眼。她在学校里讲课，声音洪亮，不仅本班学生听得清，连

相邻教室的学生也能听到，特别唱语录歌，感情充沛，更能吸引学生聆听。她“哟”这一声，便教火娇觉得比唱京戏还好听。

“你会不会跳芭蕾舞？”林翠又问火娇。

火娇脸红得像艳桃，小声答道：“我未学过这种舞。恐怕跳不了。”

“你这身段，你这腿，你这曲线，哟！你会跳得好芭蕾舞的。”林翠说，显然她对这美人儿产生了很好的感觉。

马风听了母亲对火娇的夸奖，高兴得手舞足蹈，还拉了拉火娇说：“你以后就学跳芭蕾舞，我们可以排舞剧《白毛女》、《红色娘子军》的选段。”

林翠拿出几只黄亮饱满的柑橙，让火娇及儿子剥吃。她说有事，要回学校，便满面春风的出门去了。

这里，马风和火娇甜滋滋地吃水果，喝茶，谈笑风生。显然，马风在情感上主动向火娇进攻。

一会儿，县革委会副主任马而芝回家来了。他年近四十，中等个儿，嘴唇厚，鼻梁直，两眼看人像在审讯你，又像在钟爱你，教人捉摸不定。因此和他相处的人都惧他几分，又敬他几分。他开口闭口不离主义、思想，不忘引用最高指示；但他心里却崇拜《三国演义》里的曹操，“宁可我负天下人，不叫天下人负我。”他平生不好烟，不好茶，唯好酒与女色。包括现在夫人林翠在内，与他有过勾搭的女人不下五六个。今天他没多少公事，回得早，一进门便发现儿子正和一个美人儿吃柑橙，水滴汁滴。他先是瞪眼，继而微笑，接着两眼露出贪婪的温情，直往火娇的脸上瞅。火娇满脸热辣辣，像火烧。

“这是我们宣传队新来的队员阮火娇，会唱会跳。”马风向父亲介绍美人儿。

“唔！哪里人？父亲做什么？热爱不热爱党的文艺宣传工

作？”马而芝一连串的提问像是审讯；但他的两眼却显出少有的温情。

火娇不知说什么好。马风抢着替她回答父亲的提问。不过他说了假话，比如说她把火娇的父亲说成是“大队干部”、“中共党员”，这连火娇也觉得羞愧。

“别听他瞎吹！”火娇本来想这样说，但她说不出口，在那些年月，家庭红还是黑直接关系到一个人的命运。自己正有幸进得宣传队，且又有了靠山，倘若把自己的家庭说得不明不白，像个五类分子，就可能会使自己的前途付之流水。于是她启齿道：“马伯伯，请你以后多多关照！”

“得得得！”马而芝高兴了。他见这如花似玉可比他现在的夫人美万倍的姑娘坐在眼前，觉得满室生辉，比得上那些红宝书。他心血来潮，小声问：“阿娇，你今年多大年纪啦？”

“我，我忘啦，约十七岁吧！白活了十多个年头。”火娇说。显然她已没有先前般拘束。

“十七岁？呵呵！我看你像个十八九岁的姑娘哪！女大十八变，你真个忘记自己的岁数了吧？”

火娇的脸又一阵发烧。

火娇未到十八，但她成熟得早，胸部那对圆肉已顶立起来了，处处显出春天般的活力与性感美。

这一天，火娇在马风家吃了一顿晚饭，菜式很丰盛，有鲜鲤鱼，有猪瘦肉，有鸡蛋、白菜……

四

秋风，秋雨。转眼过了两个月。阮火娇已在宣传队里参加一些节目的排演。她参加演过一出《打蛇记》的群口词，有声有色，演技也不错，马风大加赞赏。她很高兴。她和马家的关系越来越密切，如果不是有演出任务要下乡，她便常跟马风回马家吃饭，马主任夫妇欢迎她，连马家的一只金毛猫也欢迎她，只要见了她来便挨过去咪呜咪呜地欢叫。

马风爱上了这个美人儿。在一个繁星点点的夜晚，他带她到鉴水畔坐石凳，谈风说月。这鉴水河，从北向南流，发源于粤西北、流经粤西南，直奔南海。鉴水县县城便在鉴水中游，分河东河西，一桥相连，楼舍参差。从县城顺水而下十几公里处，便是火娇的家乡。火娇在鉴水畔坐石凳，就好像坐着船儿游鉴水，一会儿去北，一会儿去南，去见紫荆山，去见她母亲，去见她哥哥。

“我想我母亲，想我哥哥。”火娇说。

“干革命，哪能思家？况且，在这里有我，我爱你。”马风说。

火娇望着满天星斗，望着南去的流水。水里是闪闪如银蛇的星光倒影。她默不作声。

“娇！我真的爱你，等你到了结婚年龄，我俩就成亲。我发誓：向毛主席发誓，不娶你不是革命者，是牛鬼蛇神。”

火娇希望嫁个像马风这样的如意郎君。但她自知尚未懂得什

么叫爱情，什么叫婚姻。她是情窦初开，对男女之间的事朦朦胧胧。好像彩云掩月，晨雾漫山。在宣传队里，她已接受角式，出场演出。每次化妆都由马风主动代劳，给她描眉，给她涂脂抹粉。尤其是涂口红，马风的手指故意触摸她的嘴唇，让她吻，她也糊糊涂涂地动动嘴唇，并望着马风笑笑。

这就是爱情么？火娇感到在宣传队里生活是那样惬意，像春天般美好。她要把这美好告诉母亲，告诉哥哥，让亲人分享。她在这期间曾两次回家，带回一些好吃的东西。家乡与县城间还没通汽车的路，每次回家她都是搭顺水船，不一小时便到。母亲看见女儿越来越美，乐得上牙不打下牙；夜里，她一个人到大榕树头烧香，求神灵保佑女儿……

到了十月一日国庆节。乡下不怎么热闹，但城里却是热烈庆祝，张灯结彩，军民联欢。晚上由县文艺宣传队及县武装部宣传队联合演出，节目是各队挑选的。火娇没演出任务，她今晚在马风家吃饭时被马主任灌了三杯黄酒——马主任说今天是国庆节，非喝三杯不可。他自己也一连喝了三大杯。火娇本来不爱喝酒，今天也得喝，这也是一种革命。火娇喝了酒后便觉头痛，浑身不适，只好在马风家里呆着。马主任叫火娇好好休息，要吃点什么水果只管自己动手。他和夫人林翠去东方红文化宫演出场所看“晚会”。马风虽然不高兴，但也没法，只好自个儿回宣传队组织今晚有节目的队员化妆，准备演出。晚上七时三十四分，马而芝夫妇也高高兴兴地到了戏场……

阮火娇一个人在马家，想听听收音机，但头昏脑胀，没法，只好和着衣躺到沙发上。究竟是什么烈酒，使这位少女如此迷糊呢？谁也不会想到，这是马而芝家里浸制的药酒，酒度高药力强，一般人都受不了，何况一个小女子呢？

八时许，马而芝开门回家来了。他反锁了门，像头饿狼……

他怎么回来了呢？他看了一两个节目，便对林翠说，今晚革委会里有事，他要回办公室处理一下，让林翠和另一位领导的妻子做伴继续看，便匆匆离开文化宫。他不是去办公室而是径直回家。他舍不得家里圈着的一块肥嫩嫩的肉。

马主任一把将火娇抱起来，抱回她的卧房。

火娇迷迷糊糊，似乎觉得有人拥抱她，像是母亲，像是马风，又象是头猪。

马风将火娇的衣服剥光，赤条条的，在昏黄的灯下欣赏，摸捏。他知道儿子爱这美人儿，但他先下手为强，儿子愁没老婆么？儿子还年轻，可以慢慢享受，他自己可不能等了。有一个享受一个。这是他的人生哲学。嘴里的主义、思想叫得越响，胯下那件家伙便来得越有劲。

马主任脱下自己的衣裤。

马主任开始动作了。金毛猫瞪着眼窥看，咪呜咪呜叫。

马主任比狼吃小羊还凶猛，速战速决。

火娇强烈地感觉到了。她挣扎，但是无能为力。她认出这条压着她的狼是马而芝。她喊，她打，但是无能为力。

马主任办完“公”后，笑嘻嘻地抱着火娇说：“我爱你。我疼你了。我会给你前途，给你幸福，你现在还是农村户口，还是个临时演员，我会给你解决一切。你如果将今晚的事传出去，你这一生便葬送了。”

火娇什么也不说，像只死羊。

马主任穿好衣服出门去了。他又去东方红文化宫。林翠还在看演出，这时是八时五十分。

火娇完全清醒了。她没哭，咬着牙。马家的门没上锁，她发疯般打开门，迎着扑面而来的一阵冷风冲出去……